

口述

## 墩房记

□ 范兆金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。对于每天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乡下人来说，盖房全屋绝对是天大的事。从谋划盖房全屋那一刻起，就一门心思扑在这件事上。即便是街坊四邻欢欢喜喜过大年时，自家也歇不下——开春一化冻，就得挖地脚、打夯、垒砖，年前年后光张罗砖石木料就忙得脚不沾地，这个年自然过得寡淡，手也紧巴巴的。乡亲和亲戚朋友们也都理解，事没有搁在自己身上不觉得钱紧，盖房全屋就是一场精力和财力的消耗战，少说也得一年半载，吃五谷杂粮的肉身之躯，何以吃得消？那有啥法子，自己认准的事，怎能轻易撂挑子啊！跺跺脚、咬咬牙，省吃俭用也得啃下这块硬骨头。

那时，一家盖房全屋，街坊四邻甚至亲戚朋友都会前来帮忙，不图回报，有口热水喝、有口饭吃就行。好在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家家户户种棉花，手里有了余钱，生活也大大改善。招待来帮忙的乡亲们的饭食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抠抠搜搜不见油水，在集市上称几斤猪肉、买一些青菜，荤素搭配，每桌摆上当地供销社出售的地瓜干酒，算得上乡村最高级别的酒菜。有此待遇，忠厚朴实的乡亲们，下力流汗，心甘情愿。盖房全屋的要紧关头，泥瓦匠、木匠以及编苇席的匠人，用人最多，少说得坐四桌，饭屋里的妇人也不轻

闲。同住一条胡同的妇人，平日处成了好姊妹，不像外头人（男人）有把力气肩扛手提，锅台上的活却干得麻利，于是前来助阵，饭屋里就传来阵阵妇人们的嬉笑声。到外头人干完活洗手吃饭时，饭屋帮忙的妇人们有趣地退场，回家给孩子们烧火做饭。主家挽留她们吃了饭再走，“咱前后邻住着，谁不知道谁家箱底那点存货，还是让俺家外头人多喝杯地瓜干酒吧。”妇人们说笑着，各自回家。

房子主体起来，大梁披红，檩条椽子就绪，房顶覆盖苇席，一座新房初具模样。垒房把式交代主家多备些鲜土，隔日一早墩房。

春夏交接的清晨，空气里弥漫着麦田略带淡淡青涩的麦香味，薄雾环绕的村子，时而传来鸡鸣狗吠声。一阵鞭炮的“噼里啪啦”声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，把乡亲们从梦里唤醒。垒房把式或者队长站在房顶上，两手搭成“喇叭”状，向四周喊着：“男老爷们快起来，往家西来墩房哩！”

男劳力们扛着铁锹，或者拿着簸箕从村子的各个方向向村西头集合。主家夫妇早已恭候多时，热情地招呼着到来的乡亲，并递上香烟。有那磨磨叽叽来晚的人，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，他就像犯了错的孩子，低头不语任人数落。

因为新房太高，一次把土扔到房顶有些吃力，所以中间架起地排车，中间倒一把手，就轻松多了。垒房把式根据男

劳力体力状况当场进行分工，并交代注意事项，叮嘱他们注意安全。

先把打成包的麦秸拽到房顶。苇席上面铺一层麦秸，以免往下掉土。在那个年代，塑料布还没有大行其道，盖得不好，容易为雨季漏雨埋下隐患。

体格壮力气大的，负责往上扔土；身体单薄力气小的，负责用簸箕接土；经验老道干活稳重的，负责把土摊均匀。大家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

墩房也就是一阵子的活，再说，早晨时间短，没有喘口气歇息的工夫。等到房顶只剩下挨近竖梯子那片簸箕大小的地方时，活计已接近尾声，房顶上用不着这么多人了，“闲人”会陆续顺着梯子下来。垒房把式站在梯子上，接过下面递过来的盛着土的簸箕，将土摊平，顺利收工。

伴随着鸟儿清脆的鸣叫，晨烟缥缈，墩房画上圆满句号。男劳力在院子里或站或蹲，七嘴八舌地说着麦子的长势。主家夫妇给大家分烟分糖块，嘴上说着“辛苦啦”。男劳力拿根烟，剥一块糖放进嘴里，把剩下的糖块揣进兜里，打算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分享。

墩完房，为防漏雨，是先泥一遍还是买砖砌房顶，就需要看主家的经济状况了。屋里抹白灰墙、铺地面、安门窗，接下来，还有一大堆活要干。从垒地脚到搬家具住新房，少说也得一年多的时间。老话说：要想一年不肃静，就盖房搭屋。好事多磨，一点也不假。

编后

一座房、一盘炕，仿佛让人闻到了鲁西乡村泥土与麦秸的味道，也映照出乡村的人情与温度。

一家盖房，全村出动，男劳力甩开膀子扔土、摊土，妇人们在灶台前切切炒炒，插科打诨。荤素搭配的一顿饭、一块揣进兜里的糖，就是主家最朴素的回报。那“噼里啪啦”的开工鞭炮，那站在房顶吆喝的垒房把式，那个被大伙取笑却低头不语的“磨蹭人”……一个个细节，把鲁西乡村的烟火气端到读者面前。

盖房的热闹，是一村人的；盘炕的妥帖，却是一家子的。在盘炕这门手艺上，讲究的是分毫不差的尺寸、严丝合缝的烟道。土坯还要修得棱角分明，草苫子要盖得严严实实，每一块坯的摆放都有它的道理。那根比量尺寸的细树枝，那头也不抬的较真劲儿，是一个乡村手艺人对自己活计近乎苛刻的标准——炕要烧得旺、烟要走得顺、一冬的温热不能打半点折扣。

墩房那天的热闹，终会在炊烟中散尽；火炕的温热，也早已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而消散。但那份邻里守望、众乡亲齐伸手的帮衬，却比砖石和炕土更经得起岁月的冲刷。

## 垒火炕

□ 薛兴胜

20世纪70年代，鲁西乡村乡亲们日子过得紧巴，柴火金贵，一到冬天，家里最暖的地方，就是那盘火炕。我家的火炕格外暖和，这事被邻居家小五念叨开了，他总说我家的炕比他家的暖和，便常用这样的借口来串门玩耍。

一来二去，父亲盘炕的手艺就在村里传开了。有的乡亲家火炕不热、倒烟，就上门来请教。父亲性情随和，不仅耐心讲解，还亲自登门察看。只是各家院落格局有别，房屋朝向也不一样，简单改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想要炕头热得快、省柴火，还得重新盘炕。

盘炕的门道，最先体现在打土坯上。父亲做活向来一丝不苟。刚制好的土坯，他必会用刮刀细细修整，修得棱角分明，没有多余毛刺。码垛之后，立刻用草苫子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，防止雨水冲刷损坏坯体。他常说，土坯护不好，日后盘炕容易漏烟，还会埋下失火的隐患。

村里有个老传统，每年麦收后都要重盘一次土炕。经年累月的炕土是上好的农家肥，敲碎撒进田里，便能滋养庄稼；同时，使用一年的烟道积满烟尘，也正好在重盘炕时彻底清理。

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起身拆旧炕、清运炕土，又顺路把新土坯拉回家里。等坐到饭桌前，他早已累得气喘吁吁。我

默默递上一条毛巾，父亲看向我的眼神里，满是欣慰。

吃过早饭，父亲把提前润好的土和成均匀的泥浆，用盆子一趟趟往屋里端。没多久，他便招呼我一起上手。第一层土坯砌好后，父亲频频抬手捶打后腰，看得出他的身子早已疲惫。“爹，您歇会儿，我试试吧。”我开口说。

父亲没有应声，只是随手拿起一根细树枝。我学着他的样子垒砌土坯，每放上一块，他就用树枝比对尺寸，低声点拨几句。我只当他过于较真，没放在心上。可整面炕砌完点火一试，烟道倒烟的问题暴露无遗。父亲二话不说，当即拆掉重砌，一番忙活后，火炕终于排烟顺畅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帮村里不少乡

亲盘过炕。大家都说，父亲盘的炕省柴耐烧，升温快，一整个冬天，炕头都暖烘烘的，熨帖人心。

岁月流转，父亲离开了我们。我照着他当年教的法子，也学会了盘炕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老屋几经变迁，陪伴了几代人的老火炕也早已不复存在。

如今走在故乡的街巷，我总会不由得忆起当年烟火升腾的模样。那一方承载着父爱与乡愁的火炕、那熨帖入骨的温热，早已烙印在记忆最深处。每当寒风乍起，我的心头便涌上一股惦念：那曾暖透一整个寒冬的火炕，还能再温热起来吗？其实我心中明白，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，是那早已远去的亲人，和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。

